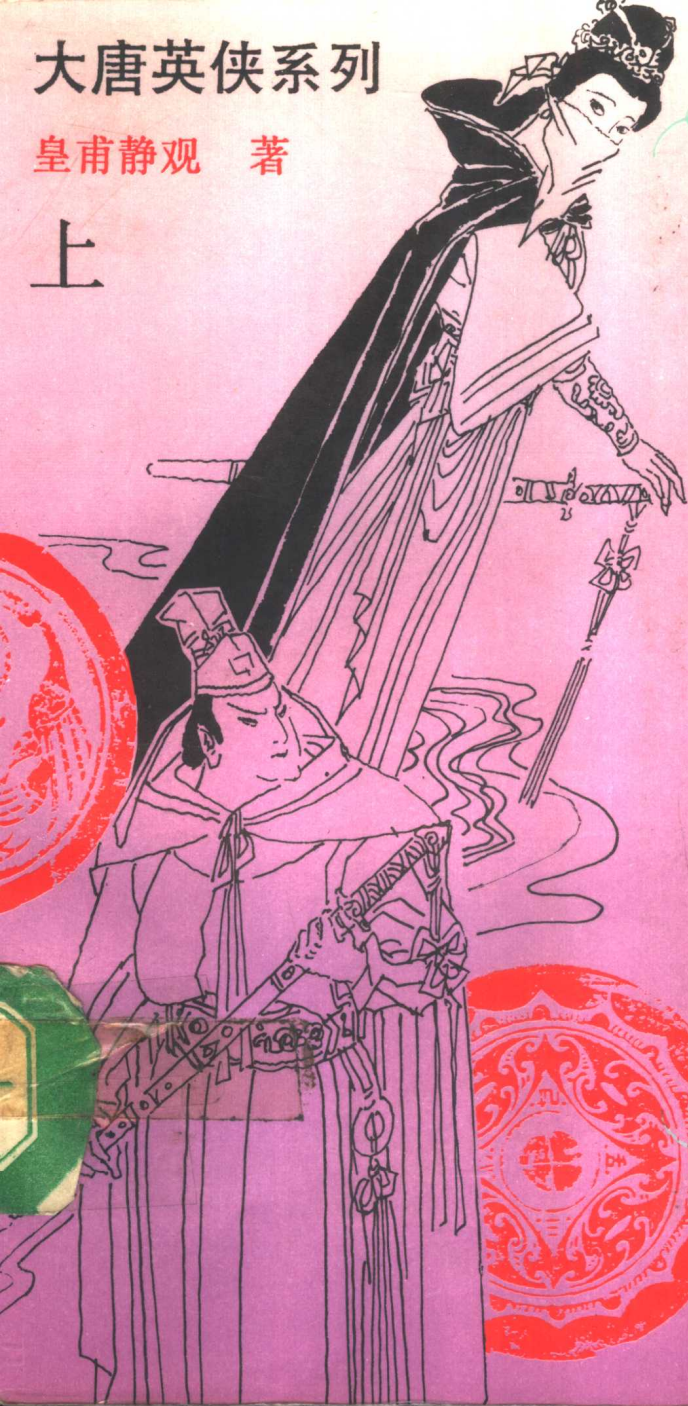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唐英侠系列

皇甫静观 著

上

美人如玉劍如虹



948173

I247.58
2655
1

大唐英侠系列

皇甫静观著

美人如玉剑如虹

I247.58
2655



F04807

上

〔湘〕新登字002号

美人如玉剑如虹（上）

皇甫静观 著

责任编辑：周 实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199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2 插页：2

字数：260,000 印数：1——12,000

ISBN7—5404—0947—9

1·752 定价：4.50 元

主要人物表

徐笑一：禅门南宗俗家弟子。

青霞子：道家上清派弟子，徐笑一结义兄弟。

南霁云：景龙观弟子，徐笑一结义兄弟。

小石头：荷泽寺小和尚，徐笑一师侄。

神 会：禅门南宗掌教，荷泽寺方丈，徐笑一之师。

楚莲香：长安名妓，徐笑一情人。

普 寂：禅门北宗掌教，大唐国师。

敬 贤：禅门北宗国师。

义 福：禅门北宗国师。

惠 福：禅门北宗国师。

玄 朗：佛教天台宗掌教。

宋 忠：狼山九霸之一，人称“活阎罗”，后投在普寂门下。

不 空：密宗国师，天竺人氏。

无 漏：密宗国师，不空师弟，新罗人氏。

可 朋：禅宗三阳寺方丈，人称“醉髭。”

唐玄宗：李隆基，又称唐明皇。

杨玉环：唐玄宗宠妃。

李 亨：唐玄宗三子，皇太子。

李 泌：李亨谋士。

李 璣：唐玄宗六子，封荣王，东征军元帅。

杨国忠：杨贵妃从兄，当朝宰相。

虢国夫人：杨贵妃三姐，裴氏。

韩国夫人：杨贵妃大姐，崔氏。

秦国夫人：杨贵妃八姐，柳氏。

高力士：内侍总监，唐玄宗心腹。

陈玄礼：禁军首领，龙武大将军。

高仙芝：右金吾大将军，东征军副元帅。

封常清：安西节度使，名将。

卢 奕：御史中丞，东京留守，普寂俗家弟子。

蒋 清：东京神捕，人称“冷面驸马”。

白季贞：太真观内府女官，蒋清情人。

范兰卿：蒋清表妹。

卢 霁：卢奕之女。

达奚珣：河南尹，后降安禄山。

吉 温：御史中丞，著名酷吏。

吉瑞虹：吉温之女。

狄 牧：西京神捕，人称“金眼雕”。

何千年：安禄山大将。

令狐潮：安禄山大将。

上官文青：摩尼教黑衣使者，人称“黑妖魔女”。

崔天彻：摩尼教红衣使者。

摩 诃：上官文青家奴。

黑道人：厚黑观道士。

厚道人：厚黑观道士。

无肠公子：越州三侠之一。

拥剑书生：越州三侠之一。

横行介士：越州三侠之一。

藤原清河：日本国遣唐大使。

吉备真备：日本国遣唐副使。

吉永小百合：日本国遣唐使者。

回 目

-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1 | 第一回 | 腥风血雨黄昏后 |
| 41 | 第二回 | 袈裟无处求 |
| 73 | 第三回 | 看尽洛城花 |
| 107 | 第四回 | 豪赌千金 |
| 141 | 第五回 | 凭香识故旧 |
| 179 | 第六回 | 长安水边多媚秀 |
| 215 | 第七回 | 朱门酒肉臭 |
| 249 | 第八回 | 意气为卿饮 |
| 281 | 第九回 | 千秋佳节 |
| 315 | 第十回 | 兰殿舞长袖 |

(回目调寄《醉花阴》)

大唐天宝十四年（公元755年）三月末的一天，正是春光明媚、风和日丽时节，东都洛阳永通门外的大道上，往来车马络绎不绝，过往客商熙熙攘攘，一派热闹景象。

盛唐风俗，东西两京的富家女子，每年春天都要进行斗花比赛，谁戴得奇花多，谁就是当年的花魁状元。因此官家小姐们平日都用千金买花，种在自家暖房里，以备比赛之用。斗花比赛之前，小姐们还要乘车或者骑马去郊外野游，安帐篷饮宴玩乐，名曰“探春”。其实游玩是宾，采花是主，帐篷往往搭在有野花的所在，边饮酒边赏花，末了还要把花儿连根带土铲起，满载而归。

永通门南五里处，有一大片青草地，花木繁盛，最受小姐们青睐。就在草地旁边的树林中，隐隐露出黄墙一角，乃是一座极大的寺院，叫做荷泽寺。这天傍晚时分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和尚挑着水桶走出寺院边门，来到大道一旁的伊水边打水。今天已经挑了多少担水，小和尚自己也记不清了，只觉得肩膀上又肿又痛，犹如火炙针刺一般。看看附近没有同寺僧人，便把水桶一放，坐在水边的青石板上稍事休息。

大道上蹄声得得，小姐们戴着野花，披着晚霞的余辉，正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还有不少公子阔少，骑着用锦鞍金络装饰的矮马，在小姐们坐的马车之间来往穿梭，向自己的意中人眉目传情。欢快的笑声不绝于耳。

忽然，小和尚的目光落在了一辆小巧的油壁香车上。车上坐着两个妙龄女郎，一着绿衫，一着黄衫，像是姊妹二人。那黄衫少女生得明眸皓齿，清秀绝俗，鬓边一朵木芍药花微微颤动，更显得人花相映，艳丽非常。小和尚乍见名花美人，不由得忘了师父教诲，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那黄衫少女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面上飞起两朵红云，低下头去。那绿衫少女拍手笑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这个俊俏的小和尚看上你啦。恭喜！恭喜！”小和尚一听此言，方才想起自己是出家人，这般呆看人家女眷十分不妥，不由得一阵奇窘，急忙站起身来去拿扁担。谁知耳热心跳，手忙脚乱之下，却将一只水桶踢入伊水中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水花飞溅，登时弄得满头满脸都是水珠。

那绿衫少女看到他这副狼狈不堪的模样，忍不住格格娇笑。那黄衫少女也忍俊不禁掩口而笑，觉得这小和尚十分有趣。绿衫少女忽地拔下黄衫少女头上的木芍药花，向小和尚掷去，口中叫道：“喂，小和尚，这个给你！”黄衫少女待要阻止，却哪里来得及！

那朵木芍药花正好落在小和尚脚边。他微微一呆，弯腰捡了起来，再看那辆马车时，早去得远了。一阵淡淡的幽香钻入鼻中，小和尚正自心醉神迷，忽听背后有人高声叫道：“小石头！小石头！你这懒鬼跑到哪里去了？一桶水打了这么久还不回来，快点！”正是大师兄的声音。小和尚一阵惊慌，随手将芍药花揣入怀中，挑起两桶水急急回寺而去。

这小和尚在荷泽寺出家已有五年，因为资质驽钝，不论学禅还是学武都进境极慢，素来为师父所不喜。有一回他习练一招掌法，翻来覆去练了几百遍，姿势总是摆不对，不是踢腿后忘了出掌，便是出掌后忘了收腿。他师父惠明焦躁之下，忍不

住骂道：“似你这样的笨家伙，当真天下少有，即便是石头人，我说了这么多遍，也该听进去了。”于是寺里僧众便都叫他小石头，时间一久，连他原先的法名也给忘了。他的师兄弟们都瞧他不起，常常分派他到厨房去做些挑水、淘米的粗活。好在他脾气和顺，不嗔不怒，从不向别人生事，寺里僧众都知道厨房里的小石头好说话，叫他办事从不推托。

小石头刚挑水进了边门，就看见大师兄空相双手叉腰而立，脸上一副不耐烦的神色，说道：“快点，快点。厨房等着用水呢。似你这般磨磨蹭蹭的，大伙儿都别想吃晚饭了。”小石头问道：“大师兄，往常每天只要挑十担水就够了，怎地今日挑了这么多还不够？”空相扁扁嘴道：“你这小家伙怎地什么也不知道？明日师祖要在寺里开无遮大会，为六祖立影堂，弘扬曹溪大义，会序本派宗脉，有许多丛林中的前辈人物来贺。咱寺里的饮食供奉倘若接济不上，岂不大丢面子？”小石头“哦”了一声，不再多问，挑着水桶往厨房而去。

当时荷泽寺的主持神会大师，乃禅宗六祖慧能的第五弟子。禅宗自五祖弘忍之后分为南北二宗，北宗以神秀上座为首，南宗以曹溪慧能为首，双方自居正统，分庭抗礼，争做禅宗六祖。慧能死后神会继承了他的衣钵，与几位师兄分头外出说法传教，广收门徒，扩大南宗势力范围。为了使南宗的势力深入中原，在京师确立正统地位，神会于天宝八年进洛阳建荷泽寺，宣扬南宗“顿悟”宗旨，攻击北宗的“渐悟”。天宝十四年他更将六祖慧能的法身从曹溪搬到洛阳，在荷泽寺立影堂，举行无遮大会，争取更大的社会支持。

待得寺中僧众及来访宾客俱已用完斋饭，小石头早累得精疲力尽了，却还不能休息，呵欠连连地和其他几个小和尚一起洗刷碗筷，准备茶水。一名叫空悟的小和尚忍不住发牢骚道：

“好端端地开什么无遮大会、有遮大会，他们打扮得整整齐齐，在大殿里檀香一炷，喝茶讲经，好不快活。可苦了咱们这些跑腿的，干得累死累活，也没一点实惠，稍有差池便非打即骂，真不公道。”小石头正将开水从一把大铜壶中倒入茶杯，接口道：“师兄别这么说，这无遮大会乃我禅门中难得的盛会，今晚有不少前辈高僧前来，听他们宣教佛法精义，于参禅大有进益。”空悟冷笑道：“别发你的千秋大梦了，你道合寺数百僧众，都能参与无遮大会么？像我们这等第三代弟子，只有平日善于溜须拍马，讨得师父师祖欢心的，才能入堂听讲。你我只配挑水烧饭，想要登堂入室，还得等上个十年八载的。”

小石头知他所言是实，不再说话，自顾冲茶倒水。另一名叫做空言的小和尚在厨房另一头洗碗，听了空悟的话不服道：“师兄之言差矣，想当年六祖初到黄梅山拜五祖为师时，也是先到厨房做舂米工役，后来不是得蒙五祖传授衣钵，成为一代宗师么。”空悟哼哼数声，懒洋洋地道：“是啊，莫非师弟你是六祖转世？哪一天你连升数级，从普请升至长老，可别忘了提携咱弟兄一把。”

按禅律规矩，寺院中僧众分为四等，德高年长，有声望的高僧称长老，其中寺院住持又称方丈，表示只住一间小屋；长老之下称为寮司，专司监寺之职；再下一级为侍者，为长老身边的随从；小石头、空悟等干杂役的僧人称为普请，不算正式剃度的禅僧，在寺院中地位最低。一般僧人自入寺之后，不干上十年八年苦力，绝无指望升到侍者。像六祖慧能那样只干了

八个月杂役即蒙传授衣钵，可算得上是百年难遇的盛举了。

空言听空悟语带讥讽，将手中的碗碟一摔，霍地站起身来说道：“大家好好地说话，你干么嘲笑别人？”空悟知道他武功不及自己，公然不惧，口中嚷道：“我就是看不过你这痴心妄想的家伙，你待怎地，讲打么？”

他二人平日在厨房中干活，磕磕碰碰之事甚多，早已彼此心怀不满。今日劳累了一天，到晚间还不得歇手，心中都是说不出的不痛快，一言不合，便要动手打架。

小石头眼看势头不好，待要相劝，但自己人微言轻，笨嘴笨舌，说出话来只怕没人要听。正在焦急之际，忽听外面有人叫道：“空悟、空言，快准备斋饭，招待客人。”正是师父惠明的声音。

空悟和空言听到师父叫唤，不敢继续对峙，一迭连声地答应着迎出厨房，脸上堆起笑容，肚里暗暗咒骂：“这帮家伙吃了一天，怎地还没吃够？这会儿又要斋饭，还让不让人休息？”出得门来却见惠明身后跟着两个身披甲冑，军官模样的人。当先一人身材高大，满面油光乌亮，额头上生了十几个小疖，远远望去只见一片红疙瘩，想是油水过于丰足，虚火上升之故。另一名军官个子不高，一双环眼却大得几欲撑破眼眶，面上光光的既无胡须又无皱纹，瞧着分外别扭。空言、空悟心下诧异：“当真奇哉怪也，这两个军官难道也是来参与无遮大会的？”

惠明笑容可掬地对两名军官道：“何将军，令狐将军，本寺方丈说，今日适逢要开无遮大会，寺里宾客众多，招待不周之处，还望两位将军多多包涵。”那高个子军官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我和令狐兄弟奉安将军之命，押送骏骑入贡朝廷，途经此地，因马匹不便入城，故在城外安营。滋扰宝刹，已是心中不安，

惠明师父若再说客气话，可就令我等汗颜了。”惠明深知安禄山权倾朝野，极受玄宗皇帝宠信，对于他手下的将官，朝廷也往往青眼相看。今日机缘巧合，居然能有机会和安禄山手下的高阶军官结识，于日后在禅寺丛林中谋取地位十分有利，当下点头哈腰，着实巴结。待空言、空悟奉上四色素点之后，又和两个军官说了好一会子闲话，才道：“寺内俗务甚多，小僧要去料理。两位将军请自用饭。若有什么需用，只管吩咐我这几个徒弟好了。”

那姓何的军官拱手道：“师父请自便。我等久闻洛阳荷泽寺神会大师佛法高妙，武功深湛，可惜今日不能当面拜见。请师父转告神会大师，就说安将军手下副将何千年、令狐潮今晚在宝刹借宿一晚，并代安将军问神会大师好。”惠明连声道谢，告罪之后转身离去。

空言、空悟已从师父的神色中看出这两名军官来头不小，急忙端茶送水，大献殷勤。小石头见他二人坐在校上架式四平八稳，双目精光四射，太阳穴高高隆起，心想：“师父说这般模样的人武功很高，看来他二人都是高手了。不知我要到何日才能练到这般境界？”

何千年吃了几块米糕之后点头赞道：“到底是两京繁华之地，与边塞的穷乡僻壤不同，连寺院中的寻常点心，也比范阳酒馆中的大菜做得考究。”令狐潮笑道：“只盼有朝一日，咱们也能到中原来享享福。”何千年嘿嘿一声，并不接口。

空言听何千年称赞米糕，接口道：“洛阳府方圆数百里地，只有咱们寺里会做这五香糕。用的是上好糯米粉料，加上茯苓、人参、白术和精糖，连蒸三个时辰之后才能这般松糯香甜。寺里专用这五香糕招待贵客，寻常人物还吃不上呢。”

何千年听他说话之时不住地眼望窗外，似乎在察看什么动静。令狐潮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，递给空言道：“小师父辛苦了，这点小意思，去买些宵夜点心罢。”空言万料不到他竟会如此客气，连忙双手接过银子，掂掂份量，竟有五六两之多，登时眉花眼笑，连声称谢。小石头暗暗纳罕，心道：“我平日在城里见到的官兵，一个个挺胸凸肚，粗声大气地好不威风，怎地这两个军官不但说话和气，还给赏钱，可真透着古怪。”

令狐潮见空言收了银子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小师父，听说神会大师已将南宗六祖慧能的法身从曹溪迎来洛阳，不知可有此事？”空悟在一旁瞧着空言得了赏银，早就眼红了，此刻听令狐潮相询，不等空言开口，便抢着答道：“确有此事，确有此事。六祖法身原先供奉在曹溪宝林寺，上个月才从南边迎来敝寺。明天师祖设立无遮大会，一方面是宏扬佛法，另一方面便是为六祖法身立影堂供奉。”

空言被空悟抢了先，心下恼忿，对他怒目而视。何千年看在眼里，也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来，放在手中一抛一抛，笑问空悟：“小师父莫性急，慢慢地讲。故老相传，禅门有一件传法的百衲袈裟，是掌教的信物，得者不但被尊为禅门正统，还可无敌于天下。听说慧能圆寂之后，这件袈裟被封入法身之中，不再传世，这是真的么？”

空悟听他提到传法袈裟，不由得脸色微变，嗫嚅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，小僧不大清楚……”何千年转头对空言道：“他不清楚，小和尚你想必也不知道罗。”空言一心要胜过空悟，又贪图他的银子，忙道：“将军，你别听他的，这家伙整日里好吃懒做，什么事也不知道。传法袈裟之事，我听师父说过，天后登封那年，派人到六祖处索取袈裟。六祖眼见来使口气严峻，知道无

法推托，只得把达摩老祖传下的木棉袈裟交出。可是天使一走，六祖又对师祖他们说，他交出的袈裟是假的，真袈裟还在他身边。反正世上只有六祖一人见过真袈裟，其他人难辨真伪，那天使受骗上当，只怕也是有的。”

何千年与令狐潮对望一眼，缓缓点头道：“事情多半就是这般。那么真袈裟后来落入了何人之手？”空言道：“六祖圆寂之前，立我们师祖为法嗣，却未将袈裟传给师祖，其他四大弟子也未蒙传授。真袈裟的下落，只有五大弟子知道。这些年来，师祖一直守口如瓶，从不说起此事，我师父他们也只是在背地里猜测而已。后来又有人说六祖圆寂之时，五大弟子争夺袈裟，结果谁也奈何不了谁，只好将袈裟封入六祖法体之中，大家都没份。师父他们有次旁敲侧击地问过师祖，结果被训斥了一顿，后来就没人再敢多嘴了。时至今日，已有三位师伯祖先后谢世，世上知道这个大秘密的，恐怕只有慧忠师伯祖和咱们师祖两个人了。”

何千年眼中闪过一丝喜色，将手中的那锭银子也抛给了空言，说道：“这些佛门故事，听来当真有趣，小师父若还知道其他关于这件传法袈裟的掌故，不妨也说来听听。”空言得了双份银子，更是欢喜，正欲开口称谢，忽听师父惠明的声音在外面响起：“何将军，令狐将军，可用完了斋饭么？”空言慌忙把银子收起，心想若是让师父看见自己私自接受客人钱财，不但银子要充公，只怕还得去戒律堂面壁三天。

何千年与令狐潮二人听到惠明招呼，连忙站起身来。何千年道：“多谢众位师父盛情款待，末将感激不尽。”惠明走进屋来，见空言满面堆欢，空悟却面有怒色，心中微觉奇怪，却也没空理会他们，对何千年道：“照顾不周，照顾不周，还望两位将军

不要见怪。天色不早了，小僧已收拾好两间干净的客房，请两位这就歇息去罢。”何千年还想再和空言多聊几句，令狐潮冲他使个眼色，对惠明道：“如此有劳师父了，还请师父前面带路。”惠明手提灯笼，当先而行，口中搭讪道：“不知其他众将官今晚在何处过夜？”何千年道：“这回安将军派出献马的部将共有二十四名，由我二人带队，本想今晚都来宝刹借宿，不料适逢宝刹盛会，只好委屈他们几个在寺外树林子里辛苦一夜了。”惠明连说抱歉。

空悟眼见他三人去得远了，忽地抢到空言面前，脸一板，伸出右手道：“拿来！”空言一惊，退后一步，低沉着声音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空悟道：“佛门弟子，四大皆空，私自收受外人钱财，已犯寺规。收取财物之后独自吞没，更是犯了根本大戒。你还不将银子交出来！”空言满脸戒备之色，口中冷笑道：“就凭你也配来教训我？你方才不也是想得那军官的银子么？就可惜你没那个胆，这会儿想来吃现成的了，没门！”空悟一张马脸涨得通红，提高嗓门道：“你不但私收外人钱财，还泄漏本门秘密，今天若不交出银子，我就告到师父那儿去，要你的好看！”空言心下着忙，口中兀自强硬：“别拿大话来唬人了！那又是什么秘密了，几十年来传得神乎其神的，谁也没见过传法袈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只怕是别人编造出来的也未可知。”

空悟见他毫不妥协，一时有些骑虎难下，便道：“本来嘛，这银子是意外之财，交到寺里也不过让那些作威作福的家伙去花用，还不如咱们自个儿留着。可是你小子想要独吞落肚，我就看不过。这银子见者有份，别忘了还有小石头呢，他也得分些。”他想把小石头拉到自己一边，以多胜少，迫使空言交出银子。

小石头见两位师兄为了几两银子又想打架生事，心中害怕，听空悟如此说，不待空言接口，便道：“我不要银子，我不要银子，你们想要，都拿去好了。”

空悟见小石头不愿与己合作，心中很是恼怒，暗骂：“真是抬不起的阿斗，胆小鬼！”正欲再出言威吓空言，忽见大师兄空相从法堂方向快步而来，当即住口，心道：“此事若让大师哥知晓，银子自然尽数落入了他的腰包，说什么也不会分一点给我，还是待他走了以后，再跟空言理论，不怕他不交出来。”

空相一进厨房便大声训斥道：“你们几个怎么回事，不好好干活，整日里净是吵闹拌嘴，若是传到客人耳朵里，荷泽寺的面子都给你们丢尽了。快些干！这边的家什收拾好之后，派一个人到磨房去舂米，今儿该谁去啊？”

空悟陪笑道：“师兄息怒，日间杂活太多，人手不够，故此拖了甚久。舂米的活，今儿该小石头去。”空相道：“那就快去罢，明天一早还等着用呢。”小石头心知空悟急于把自己支开，好去向空言要银子，当下也不多言，自顾自往磨房走去。

磨房位于寺院西北面，是间孤伶伶的小木屋，周围甚是僻静。小石头推门进去，摸了半天找不到油灯，想是被别的僧人拿走了。好在舂米的活他干得久了，磨房中的种种物件无不了然于胸，即便闭上眼睛也不会弄错，懒得再回去取油灯，便藉着窗外射入的一点月光，将稻谷倾入石臼之中，然后站到石杵之上，捣将起来。只是这一天从早到晚的忙下来，全身累得似欲散架，恨不得躺到地上大睡一天一夜方才畅快。偏生那石杵颇为沉重，他个子矮小，份量甚轻，踩起来自然加倍吃力。踩了数十下之后，双腿似灌了铅一般，怎么也使不出劲，心想：“往常每当这时候，徐师叔总会来帮我舂米，他肚子里有说不完的